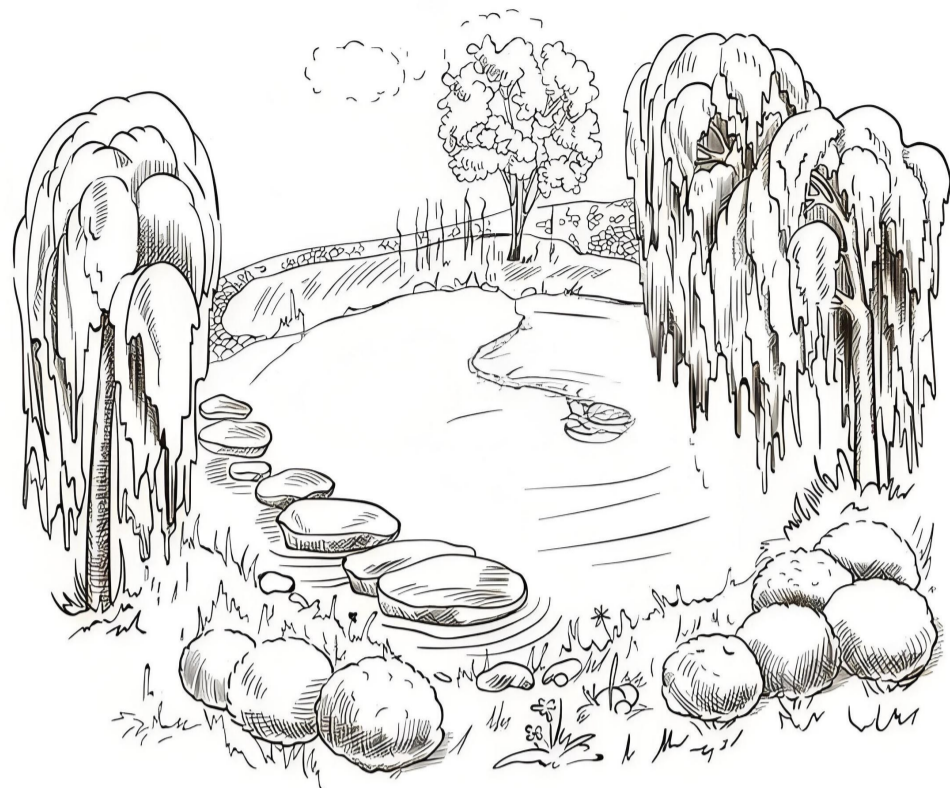


河塘,那一抹乡愁

□ 朱育才



水面,刚出水就看见身边比我稍大一点点的神垓叔子,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顺手将我推向塘边,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尽管河塘留给了我伤痛的记忆,可是在我的心底,总有些许不能忘却的美好留存……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春风吹过塘面,漾起的微波在春阳的照射下光影交错。一群羽毛初成的小鸭,逐着粼粼波光欢快嬉戏,那轻盈灵巧的燕子趁你不经意间贴着塘面,一掠而过,岸边的新柳倒映在塘里,绘成活泼生动的春景图。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总会带上虾兜沿着塘的四周围捕,偶有肥硕的田螺也赶来凑热闹,一圈下来,小鱼小虾,鳝鱼泥鳅总能凑成一小碗河鲜,那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最好馈赠!

河塘最热闹的季节当属炎热的夏天。半塘的荷叶挨挨挤挤,那刚露出尖尖的小荷便冲着阳光招蝶引蜂,色彩斑斓的蜻蜓穿梭在荷叶间。不远处,是奶奶用三根木棍扎成三角架圈养的叫“水葫芦”的猪草,水葫芦开出紫色的花,与粉红色的荷花相映成趣。偶有小伙伴砍了院前的嫩竹,用纳鞋底的棉线、大头针做成的鱼竿钓鱼。提着满桶衣服的大婶挽着衣袖在青石板上使劲捣衣,清脆的、有节律的捣衣声掠过塘面传向整个村子。钓鱼的小伙伴只好悻悻地拿起鱼竿往回走,因为忙碌的捣衣声到了“怕得鱼惊不应人”的钓趣。
那横卧在塘面的歪柳,到了夏天便是深居塘底乌龟的“停机坪”,炎热的午后,成群的乌龟爬上树干,悠闲的享受炙热的骄阳。我和堂姐便提了淘米的笕箕,用麻绳吊在树干下,轻轻走近,那些千年精灵便骨碌碌滚进了笕箕里,在我们手忙脚乱解提绳的时候,它们快速地从笕箕里溜走了。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月,河塘自然成了全村人饮用水的水源。于是,每年夏季,生产队总会从很远的水渠或抗旱河里用抽水机为河塘补给水源,一来解决饮用,二来灌溉农田。在没有被农药污染时,满村人都

快与慢

□ 余可佳

一件事对我的教训更加深刻。去年六月的一个下午,是我好不容易盼来的半天阴天——钓鱼的好天气。我和老婆开车出去钓鱼,出发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钓鱼要打窝,打窝后还要半小时发窝。倘若磨磨蹭蹭一下午就钓不来一碗鱼。我这样想着,一上大路便开始提速,心里只记得驾校教练的教导,“没有一定的速度就失去了学驾照的意义。”哪知从麻沟小区窜出一辆SUV。我一脚刹车猛踩下去,车还是没能刹住,蹭到SUV前保险杠右角。当然是SUV主责,拐弯应该让直行。警方说问题不大,双方可以协商解决。结果,一耽搁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们到钓点时,已经快下午四点了。我们那天的钓鱼,到晚上七点钟还没回家。想自己一大把年纪了,还不懂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我真是羞愧难当!
莫言说:“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慢就是快。”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工程,必须等水泥凝固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施工,否则建筑物会有垮塌的危险。婴儿在母亲腹中满十月生产,才好抚养。否则,孩子出生后体会弱多病甚至夭折。
《道德经》中有言:“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意思是:踮着脚尖的人站不稳。跨步走路的人终难如期到达目的地。中国古代有

花叔

□ 常振华

能作数?”花叔不爽了,瞪了老板一眼说:“我是她爸,我说了算!”老板站起身,朝周围一拱手,说:“大伙都听见了,届时请你们喝喜酒!”说罢,抽出厚厚一沓钱交给花叔,接着又说:“花叔,年底,我带你儿上你家提亲去!”花叔只着急扳本,丝毫不犹豫一口应允下来。说来也怪,那天收手时,花叔先输后赢,扳回了本。除开还了老板的,略有进账。他一时兴起,砍了肉称了鱼,哼着小曲儿往家赶。一到家,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花婶事情的缘由。花婶怔了一下,忧心忡忡地说:“虎子是个好娃,只怕喜儿有想法。”花叔喝得云里雾里,大声嚷嚷:“能有么子想法?这事就这么定了!”
眨眼,年关到来,果真,老板和红叶先生(媒婆)带着虎儿,挑着满满的担子上门来提亲了。虎儿见了花儿一样的喜儿,满心欢喜。喜儿一声不吭,闷闷不乐。老板问花叔其故。花叔也不解,支使花婶叫开花儿的心扉讨个明白。上过扫盲班的喜儿,看着大众电影杂志。她渴望有个知己如她的青年疼爱自己,而不是嗜赌如命的父亲在公众场合不征得自己同意私自将女儿许配人家,她讨厌、憎恶、恶心、胸口堵得慌,所有的不满尽写在青春的脸上,她愤怒、痛恨、抗争。然而,一个柔弱的女子在刚刚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欲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桎梏谈何容易!喜儿选择了缄口不言,无论媒婆、花叔、花婶怎样规劝,她决不动摇。虎儿拂袖而去。花叔收了聘礼,哪能轻易退回,只得敷衍老板,此事包在他身上。老板、媒婆见状,吃了酒,悻悻归去。待客人一走,花叔操起扁担,打得喜儿哭爹喊娘,喜儿仍不答应。
恰巧,当晚,大队广播露天电影,妹妹欢儿担心姐姐郁闷,邀上喜儿,结伴去看。喜

做道河鲜。我向还算硬朗的老娘,娘便拉着我的手向河塘走,走近塘边,昔日记忆的景象不再,但见塘边长满了快近人高的茭白(我们叫高入)。只见老娘麻利的缩起裤管,一手捏住露在半空的尾,一手伸向塘底连根拔起整棵茭白,就这样三下两下,不到十分钟,几棵粉嫩洁白的茭白就收拾妥当。
如今再回去河塘边,心底里总是泛起这样的慨叹:“岁月沧桑光影渐远,浮生若梦淡若轻烟,曾经时光,沧桑了流年,难忘的岁月,唯美了曾经”!
故乡的河塘,那抹不去的乡愁!

安抚他一生的良方

□ 徐翠芬

家乡小镇
陈友谅的军队在此点亮火把
小镇火把夹堤由此得名
初春的泥鳅笋子,菜花煨汤
清明的螺蛳谷雨的香椿
盛夏的菱角鲜藕
想起这些鲜活的美食,顿觉在北方
我就是半个出家人
生活似中药,熬热会更苦
幸而小镇宽容
穷的富的同一张桌上喝早酒
老的少的同一条河流垂钓
似乎都在践行
过一天快活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哲学
人在北方,听了平生最受用的一句赞美——
好想去你的家乡看看

谷雨
雨是糖在泼墨
用素笔铺开
难画一树的茶靡开晚
水田铺成生宣
阡陌交通,写就流畅的行草
农家劳作的倒影
是念念不忘的印象
春去夏来,像轮回也像循环
杜宇一声,就予人永生般的期望

平沙落雁
湘水无言,装着整个天空
回雁峰下的旷野盛着万顷晴沙
雁群落下,乱了阵脚
看不到这个胸有块垒的人
当壮志成为箭矢
山水是肉身的庇护所
指间琴音,模仿雁阵起舞
雁过留声,声如磐石
史册上的几个小楷
终会被洪流淹没
像承载大雁起落飞鸣的天空
交不出,一丝痕迹

父亲
岁月这把刀,悬在
你42岁的头上,再也没有落下
死亡阻止了华发,也阻止了衰老
一笔好字,一手好珠算
也打一手能掐会算的麻将
是不是好运都用完了,你总是输
我空有小棉袄的称谓,盖不住你隔壁的冷
像淑女一样,或者像爷们一样——
带着你的姓氏你的脾气,握一手烂牌
念念不忘你说的少输就是赢
人世如同盲盒,现在下半场
我一个人开

江山如画
重山叠峰,幽深凝重
悬崖垂注而下,界破青山
它有一泻千尺的直率
也有俨然汉隶的婀娜与刚健
巨石如斧劈,立于泰院间无欲无求
涧间泉水清激,似感知生命来自何方的一道细微波索
山川与溪流相互映衬,调派斟酌间
既治大国,又烹小鲜
驴队和行人缓缓而过,行脚僧正赶往寺庙
他们和我相视无言,乐水乐山,见智见仁
江山如画,我是沿溪山行走的旅人
导游范宽,将自己化身为一枚铃印
隐在丹青里

宿命
十七岁那年,踏入马嵬坡的少女即将成为寿王妃
她的明艳,让满园花朵失色
太过美丽的人和事
都隐隐有着彩云易散琉璃脆的无力
一袭道袍成了人生的分水岭
也成了置换身份的道具
从此,她是大唐的贵妃
时隔二十一年,她再次踏进马嵬坡
素衣白裙拖拽绝世容颜
用江山社稷与美人较量轻重
是普罗大众对君王的幻觉
白绫三尺,是她通往来世的路梯
轮回的路上,她见到牡丹盛放
只是不知哪朵会被插瓶清供
哪朵会搁在发髻上颤巍巍曳

路过自己
她形影不离跟了我几十年
我们俩俩相望,又俩俩相忘
她的童年,是我一生的万花筒
我的当下,是她几十年前解不开的方程式
我伸出手臂抱抱她
她用同样的动作回应我
亲昵,自然
似乎我们都已接受了
这庸常至极的半生

暮光
村庄寂静,布谷鸟的叫声悠长
布谷的人垂垂老矣
时光之手将他一生的丘壑,影射到了脸上
如一部老电影
什么样的剪辑镜头,能让他的童年与暮年重合
哪一个场景,能再现烟花绽放后的随遇而安
簸箕中的蚕,吐丝结茧
岁月织就的茧,集世间苦,治各种创伤
这,是安抚了他一生的良方